

棠梨树下的旧时光

付春风

清明,细雨纷纷。当车驰离村口那棵粗大的棠梨树时,忍不住一再回首,远眺满树的繁花和树下聊天的叔伯、嬉戏的儿童,回想起棠梨树下那些温馨的旧时光。

老家在豫东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子坐落在广阔的平原上,农田阡陌,乡风淳朴,一条小河静静地从村南的田野间向东流淌,远离都市的车马喧嚣,真是世外桃源。据老辈人说,村庄原是一个寨子,叫三合寨,有三个寨门,一条河环绕村寨,护佑着全村的安全,是方圆几公里知名的村庄。

那棵棠梨树就位于西寨门外的大路边,高约15米,树干有一人合抱粗。花开时节,远看洁白如云,花团锦簇,清香扑鼻。花期过后,枝叶扩散开来,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秋天,凉风习习,树上会结出许多豌豆大小的褐色小果,酸酸甜甜,落到地上,孩子们总爱捡来吃。这棵棠梨树到底多大年龄不得而知,据管

家的牌局终于结束,打牌的,看牌的,一屋子的人也终于走完。我便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拿出手机,享受我看手机、妈看我的特殊时刻。

“牙活动了,光疼!”妈说。
“拔掉呗?”我坐在沙发上,用手摆弄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

“你看!”妈侧着身子面向我,边说边取下假牙。只见妈用一根手指按在牙上,那可怜的牙齿随着妈的手指前后晃动,而我,似乎感受到了那丝丝的疼意。最近两年,许是妈年龄大了,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把它拔了吧?”“走!”雷厉风行的妈说走就走。

牙科的医生与妈认识,她热情地招呼妈躺在修牙的床上,让妈取掉假牙,

树的伯伯说,他记事的时候树就不小了。由此推断,树龄至少百年以上。

不知从何时起,棠梨树下成为了村民的集散地。无论春夏秋冬,得闲的人们总喜欢聚在那里,老年人聊聊天,打发日子;年轻人围作一团,下象棋;孩子们忽来忽去,留下叽叽喳喳的笑声,更有说书的、唱戏的、放电影的,也把那里作为“道场”。由于热闹,虽没修水泥路,树下却总是光滑平整,俨然是我们村的“村标”。

从12岁离家起,只有星期天或放假才可以回老家看看。想家的时候,最先想起的就是村口高大的棠梨树。那棵承载我太多记忆的大树,是我儿时的伙伴,无数次出现在梦里,挥之不去。

春天,花开满树的时节,下午放学的铃声就像冲锋号,一大群小学生争先恐后聚到大树下。男孩子玩一种纸折的玩具,女孩子开始丢沙包,有的折柳枝编花篮。直到太阳落山,在家长的声声呼唤中,依依不舍地回到各自家中。

夏天,特别是暑假,总有一群顽皮的孩子,先到池塘里折腾一番,再到棠梨树下玩打仗游戏。有时候扔泥土,有时候故我双方激烈“枪战”,每每把场地弄得一片狼藉,闹得大人们下不成棋,无法聊天,孩子们却乐此不疲。

秋天,最难忘的是月夜。晚饭后,劳累的家长们早早休息了,孩子们悄悄地聚到大树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再晚些时候,捉迷藏正式上演。月光笼罩的村子,回荡着孩子的欢声笑语,直到深夜才销声匿迹。长大后,还经常听到人们说当时的趣事,有人竟然在藏身处睡着了,丢了一夜,成为难忘的记忆。

冬天,万物萧条,棠梨树就是静态的画,有“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境。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每当返校的时候,爷爷或父母总会送我到树下,一遍遍叮咛,就像送战士出征。多少次,承载着家庭希望,从棠梨树下起航;多少次,蓦然回首,看到爷爷或父母目送我远离;多少

次,想向棠梨树诉说我的成功和失败,一切都在乡愁中。

现在,老家建设得越来越好,屋舍街道整齐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水泥路面宽阔平整,村里的小车也越来越多。西寨门外的棠梨树也越发茂盛起来,人们还是习惯聚集在树下,传承着小村的故事,过着诗意的生活。只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听说某一位长辈“老了”,树下的老人越来越少,给我平添了许多惆怅。

我知道,小村和我血脉相连,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养我的村庄,走不出父老乡亲的记忆,走不出代表乡愁的棠梨树。每次回去,来到棠梨树下,那里一定坐着我熟悉的爷爷伯伯、大娘婶子,给他们敬上一支烟,说说家里话。我就知道,我又回家了,心里就会暖暖的。只是那些棠梨树下的旧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莫名有些伤感。②8

之年活的仍像个孩子。妈取下假牙后,嘴唇塌陷,说话跑风,我竟然有些不认识她。那个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妈,那个敢说敢做、说一不二的妈,如今已满头白发、满口假牙。

血水顺着妈的手指流下来,我的心竟隐隐作痛。我拿出纸巾递给妈,并看了看她的手,原来手指并未按在伤口上。医生再次用药棉敷在伤口上。

“走吧。”妈站起身,边说边往门外走。我跟医生打了个招呼,便推开门让妈出去,伸出手想搀扶她,妈闪身躲开。她这一躲,躲的是年迈苍苍,她这一躲,躲的是不愿向年龄低头。每当我要搀扶她,她都要躲,我默默地跟着,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夕阳中,妈的白发刺痛了我的双眼。②8



春色满园

新华社发

光芒(下)

邵六

“对,让你到路上洒洒水!”二蛋赶紧给老张头把那只三条腿的凳子拿出来,用袖子擦擦,又用嘴吹吹,让老张头坐。嘴里还不停地回答:“中,中!叔,中!”按辈份,二蛋应当叫老张头叔。“别光说中,咱先说好,人家一天八十元,你一天四十元。”“多少都中,我这就去。”现在去干啥,明天吧,好算账。”“中,叔。”老张头没坐下,就离开了。二蛋激动得想把这一喜讯告诉杨浩,他跑到村室,说:“哥,哥,老张叔让我跟着他干活哩,让我明天去,说一天给我四十元。”“真的?这是好事呀。”杨浩装出不知情的样子,“明天把脸洗洗,头也洗洗,胡子剃剃,换身干净的衣服。你这一身味,别把老张头的工人熏跑了。”杨浩随手把半袋洗衣粉交给蓬头垢面的二蛋。“中,我听你的。”二蛋不好意思地说。

十八天后,工程结束。二蛋一天也没缺,老张头给他按一天五十元算账。“叔,我这辈子第一次挣这么多钱。”二蛋拿着900元钱说。“蛋,这么多钱够喝几天啦,今个儿先弄两杯,请请大伙儿。”人们又按惯例逗他。他赶紧把钱揣到手里,生怕别人抢去似的,快速离开了。“哥,你给我保存着吧。”他到村室找到杨浩。“行呀,不少挣呀,让我保存干啥,自己买酒喝呗。”“哥,别逗我了,我相信你,你啥时回城里,帮我买台旧洗衣机吧?”很明显,他要买洗衣机不是临时决定的,许是在干活时,他衣服上的汗臭味让人家说他能当蚊香时,他就

想过。

二蛋走后,不等杨浩说话,村支书就说:“蛋变了。”“我担心他没事儿干时又喝起来。”“咱村里有个保洁的扶贫岗位,每天就是扫大街、拉村里的垃圾、清理垃圾箱,每月工资600元。能干的嫌工资少,不嫌少的又干不动。我正发愁呢。”村支书说。

“我明天给他说说。”杨浩说。
第二天,村支书与杨浩参加乡里的早会刚回来,大老远就看见二蛋在村室门口站着。

“蛋,有事呀,说吧。”杨浩问。

“我的地租出去了,想明年要回来自己种。”“你那能耐,会种呀?”村支书插嘴说。杨浩与村支书相视一笑,跟他说了保洁扶贫岗位的事。

“中,我干,我干。”咱先说好,电三轮是乡里统一配的,你可以用,但充电是你的。”“我一个月的扶贫电补根本用不完。”“蛋,你家有扶贫电费补贴?没有吧?”村支书故意问。

“有,还有光伏发电分红钱,还有贷款投资厂里的分红钱,还有我小孩上学的生活补贴,还有我当凳子用的小医疗箱,还有……”“以前上级调查时,你咋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呀?就因为,乡里多了咱我们。你这个熊孩子,人家坑爹你坑叔!”村支书笑着骂道。

二蛋没想到,自己钻进了村支书的圈套,脸一红说:“叔,我……我说这话你俩别不信,我原来是过了今儿没想过明

春日郊外吟

薛顺民

雨过黄昏后,独行夜色中。
华灯侵碧水,柔柳漾清风。
雀隐长林阔,烟弥曲径空。
欲邀三两客,诗酒慰平生。

淮外新苗短,岸边萋萋长。
抛竿思渭水,待月钓夕阳。
乐享春光宴,晚归诗满囊。

二
犬吠声声紧,当言主不闲。
客来寻野趣,人去种淮田。
新绿长堤覆,旧巢高树悬。
池边邀对酒,星夜半酣天。

农村掠影

孔令■

——
林荫遮天层层碧
树下人啜鸟不惊
忽闻小院笑声紧
正当婚嫁热间中

二
修路架桥人不闲
处处旧颜换新貌

高铁似箭庄头过
学校盖在家门前

三
村村硬路八方通
新建公厕有水冲
街道置放垃圾桶
路灯一夜亮到明

进城的槐花(外一首)

路雨

你和大嫂从山上下来时
天黑透了
你住在大嫂家客厅里
激动得一夜都没合眼
第一次出远门
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有点说不出的小紧张

这里赶早集的人可真多
你在乡下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尽管你羞怯地躲在一角
还是被城里的大姐大嫂认了出来

她们轻轻唤着你的名字
亲切地围拢过来

午夜的天透着几分凉意
大嫂急慌慌起了床
带上你
坐在电三轮上
在黑咕隆咚的夜里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你
被颠得晕乎乎的你
什么也看不清

槐花开
年复一年
来来往往
错过多少缤纷花事
守候在街头巷尾
清新家的记忆

偶尔有雪亮的车灯
从对面疾驶而过
让你感到眩晕
空气中弥散的浑浊气味
更让你感到无所适从
素雅的你疲倦地坐在车厢里
想象着要去的城市的模样

幽幽的香
掠过蜂蝶的梦
弥散于轻浅的夜色
一身紫色旗袍
彰显女性传统的尊贵

流于古典的美
总在入夏时节
不经意间
为自己时尚一把
拔高了人们的想象

等你,成了习惯

王利萍 文/图

每当想家的时候,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家乡,回到容湖,回到曾经一个人静待流年,静静地欣赏夕阳或晨曦的地方。

那里的花,那里的草,那里的风,那里的塔,那里的云,那里的小径,那里的栈桥……它们都知道,我来过。

曾经,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总是走到那里,便迈不动脚了。

于是,我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湖边,看芦苇在斜阳下舞蹈,看偶尔跃起的鱼儿在水面激起涟漪,享受风儿轻轻地撩动着头发。

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富即安、小乐即满的人。如果日子就这样不徐不缓地过着,挺好。这夕阳下的湖,像镀了金,美不胜收。我嘴角的笑意和着湖面的涟漪,一起晕染开来,我觉得,足够醉了我的半打人生。

有时候路过湖边时,如果天色尚早,我会顺路拐到附近闺蜜家的小咖啡馆歇歇脚。和老板娘叙叙旧,聊聊天,听咖啡馆里陌生的小青年聊着与我不同世界的事物。

他们是那么明显的矛盾组合体。他

们年纪轻轻稚气未脱却又故作深沉;他们似乎充满希望却又充满失望;他们看得见自己的未来却又看不清未来;他们表面上自负却又隐藏着莫名的恐慌;他们哈哈大笑却又流露出明显的哀伤;他们聊的是新思想、新现象,却又摆脱不了俗套的剧情;他们总是感觉自己能把握住人生,却把自己的无助包裹在面前的鸡尾酒中,企图借酒消愁,让烦恼在酒精中消融。

他们还是稚气的孩子,人生还没有定性。有时候,看着他们,我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不曾有过。我连迷茫的机会都不曾给过自己。我把时间的空隙用所谓的书籍或思索填满,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迷茫呢?可我又不曾觉察到自己的迷茫。三十多年的人生路,一直都是这样墨守成规。从学校到家。从教室到宿舍。从单位到家。

就这样,在安静中,守着自己的热血沸腾,从青葱到而立。

就这样,年复一年。在一杯现磨咖啡的馨香里,等夕阳西下,等容湖夜色,哪怕看一眼。看一眼,便足够。

不到容湖,你不懂。②8

